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敝帚藁畧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王兆泰

提要

敝帚藁畧八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敝帚藁畧八卷宋包恢撰恢字宏父建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少保謚文肅宋史本傳稱恢諸父皆從朱子學少時即聞心性之旨歷官所至

破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盆鹽然于賈似道傳又稱似道行公田法時恢知平江督買民田致以肉刑從事兩傳皆出托克托手乃賢姦迥異蓋宋史于道學諸人例相褒美而似道傳中偶忘刊削此事也恢平生不以文名史傳亦絕不及其著作惟元劉壎隱居通議有云恢以學問為時師表平生為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

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云云獨推重之甚

至今觀所作大都疏通暢達沛然有餘奏劄

諸篇亦剴切詳明得敷奏之體其立身雖在

君子小人之閒置其人而論其文固亦不失

為儒者之言矣隱居通議又稱恢生平最疑

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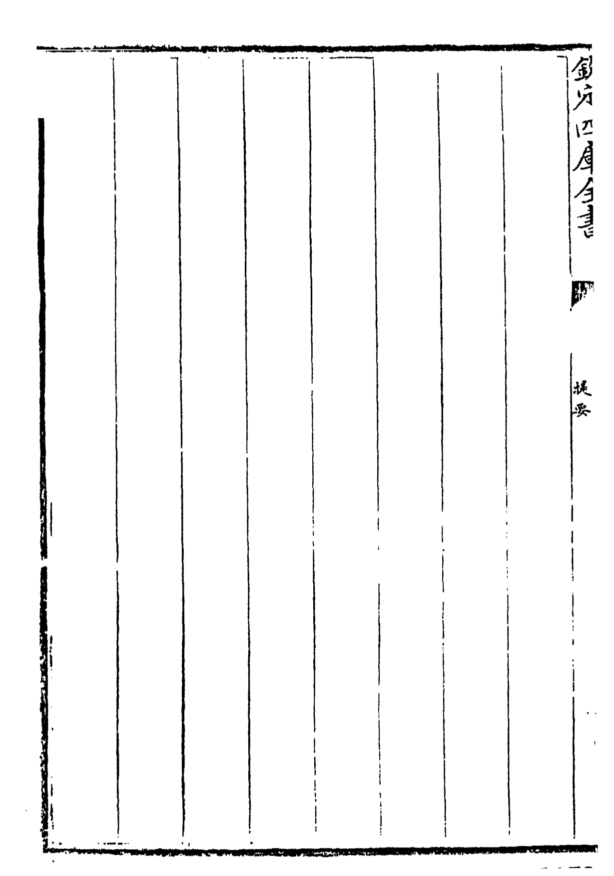
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恢與劉克莊同侍緝

熙殿克莊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為作進表

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云云此事本傳失載而六官辨亦不在集中意其有別本單行故未經收入鄖集為愜所自編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皆未著録世亦别無傳本原目已不可考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緝共得文七十餘首詩八十餘首釐為八卷而以愜自識及門人鄭元安書後附于末簡尚畧見是集之始末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㪚帚藁畧卷一

宋 包恢 撰

劄子

奏平荻浦寇劄子浙西提刑

臣昨蒙聖恩除臣浙右司臬付以平寇之責重念臣既愚且老懼至誤事已嘗控辭而又懼疑若避事故不敢固辭輒行冒昧而前日夜思所以仰稱陛下聖意者顧非木石安敢不竭盡其愚臣竊惟此寇横行王畿之内

與竊發於遠方者不同深為腹心之患與流毒於四肢者大異其繫國家之休戚至不輕也且安吉去天咫尺而長興縣之嘉會長興兩鄉十有七村如荻浦環沉等處使止於私販鹽茶賣酒則其罪猶小若有田不必納租則非王民殺人不必償命則無王法一出動是船數十隻衆數百人軍器數百件出沒太湖往來鎮市刼人財物掠人婦女剖人心腹折人肌體有一人而曾殺數人者慘莫甚焉其見於大賊首陳超陳淯沈文海沈文

煥等之所供具有實迹實証其為非王民無王法至此極矣臣始者到司惟欲仰體陛下寛大之德意未敢遽以大刑甲兵加之凡以再三化誘者惟欲變强悍為善良爾故嘗諭以榜文者凡二密遣將士以招之者凡五糾率土豪以說誘之者又不知其幾自謂曲盡恩意無所不及其至矣奈何歷四旬有餘其大頭首如二陳二沈恃其强獷負固不伏兇頑猖獗鍛戈礪刃逆謀叵測兇燄愈張於是知其决不可以善誘遂密為規畫潛行

調遣以許浦二千人屯於陸澉浦一千人屯於湖又以吳長平望香蘭馬跡臯塘等寨兵五百餘人為之鄉導顧逕統制劉師勇將一軍澉浦統領袁發將一軍以許浦都統劉達有謀有勇用以總制諸軍水陸並進臣又懼其奔突四出貽禍鄰境乃於諸處汊港及山徑可走之處在陸路則如臯塘水口鎮吳城步等處在水路則如荻浦港陳瀆港及太湖諸汊港等處並多分兵守把及委安吉州調兵防遏大錢諸港牒廣德軍差兵防禦

過界且先是惟以建寨多屯爲名潛機不露一旦水陸之兵四集賊黨褫魄無一漏網當是之時雖一洗而畫空之可也但臣素立成畫誓不以殺戮爲威但臨之以兵絶其奔逬使之窮蹙悉就生俘而已故諸賊始雖欲拒及兵威既振則欲拒不能始雖不走及把截周密則欲走無路其賊首素有姓名既束手就縛其賊黨未知姓名者則鄉之平民皆指出而就擒無非平日稔惡之徒未嘗及一無辜雖有逃于幽僻之野高險之山窩藏

之家者亦搜捉無遺陳超陳淯沈文海沈文煥四兗之外凡生獲三百八十餘人軍前招刺為軍者又二百餘人其自知罪犯難逃而投於水縊於山者又不知其數獲到軍器一千九百餘件船二百餘隻兵不血刃百姓安堵幸無玉石俱焚之患已擒到者恐其間不無枉濫又就安吉州置都勘院多差官吏分勘盡得實情凡正典刑者一百二十餘人其餘俱刺為旗軍分籍江淮幸無妄殺之過始終持重欲圖萬全幸協初謀不致敗事

外有賊之謀主邵宗煥及團結始禍人洪福何正鄉亦例寘典憲類除根良民吐氣境内為之肅清實由陛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王者有征無戰之盛舉也臣不過欽承威命實無寸功之可言抑臣深有感於中者臣以才薄望輕冒當重任真不自量中間飛語流言捷出可畏自非陛下淵然深默超然遠覽堅定一意確然不移盡排羣議卓然不惑則臣之陷於罪戾所不足惜而事之不集豈不重貽宵旰之憂哉今

徽偉厎定所有始末大畧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策問

策問是非異同

問天下有公是非一或有異非其私耶至若是者非者之寡孰若是者非者之衆衆之為無私耶一人之寡孰若百千萬人之為衆耶或者有百千萬人焉同以為是而獨有一人焉異以為非誘曰非私其可信耶且以士言之有鄉士非鄉之所論秀而以善名一鄉者乎有國士

非國人之所同稱而以善名一國者乎有天下士非天下之所同與而以善名天下者乎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非鄉國天下同以為是而莫有異以為非者所以為善乎然鄉原者一鄉皆稱原人非一鄉之善乎孔子獨不是一鄉之稱而指以為德之賊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賊名之耶少正卯者魯國以為聞人非一國之善乎孔子獨不是魯國之言而戮之兩

觀之下何歟借曰非善何至得誅之罪歟楊墨者天下之言者歸之非天下之善乎孟子獨不是天下之言而以為無君父之禽獸何歟借曰非善何至以禽獸目之歟是非之端人心所同不可誣也豈人之是非皆不足據必至聖賢如孔孟者然後定有非可以異同多寡例論歟然在下而取士為友苟非其善則害德敗俗其禍猶小在上而取士為用苟非其善則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其禍不其大歟是決擇是非之

際尤不可不謹歟曰鄉人之善者好之用之可也國人皆曰賢用之可也天下歸仁焉用之可也然後世如殷浩有盛名至以去就占興廢朝野推服房琯有重名咸言其謀包文武有王佐才是二人者將天下莫不知其善況一鄉一國乎舉而用之宜成大功也夫何一出而輒敗大事耶至於韓信家貧無行寄食漂母受辱跨下諸葛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是二人者雖一鄉一國不必知其善況天下乎舉而用之宜敗大事也夫

何一出而輒成大功耶然則鄉國天下之皆稱善何為反不若鄉國天下之皆無稱者之為善歟是非用人之難也舉人之難也抑非舉人之難也知人之難也其來久矣我皇上更化以來首嚴薦舉發書之禁固已一革前日之弊矣夫何比者廷紳有請尚慮公道之未大明歟而其說必欲內而侍從臺諫外而監司帥守及賢德有譽寄居並許以書薦人明言某人有某德某人有某才此豈非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實臯謨知人

之遺意乎豈非欲合鄉國天下之公論乎以是求人則薦者決不徇私而容情舉者可以因名而責實信由是可得人歟抑如是則不患舉人之不公矣無乃當慮知人之不明歟賢如傅說知者一武丁而已先是嘗築于傅巖則一鄉有不必知者矣聖如孔子知者羣弟子而已中間嘗阨于陳蔡則一國有不必知者矣忠如周公知者十哲人而已當時四國皆流言則天下有不必知者矣以大賢大聖之忠而猶有時不見知如此況其下

者乎然惟賢知賢惟聖知聖惟忠知忠衆人固不識也若夫所識者其在一鄉則或徒無舉無刺似忠信㢘潔而衆皆悅之者歟其在一國則徒居處足以聚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襃榮衆強禦足以返是獨立者歟其在天下則或徒為我為義兼愛為仁而處士横議者歟以議論取歟則有言者不必有德以容貌取歟則色取仁者行或違以文章才名取歟則浮躁淺露者必不享福以儒學文雅取歟則入侍登朝者又以贓敗知人豈非難

歟彼有喪論鄉曲月更品題必有如許子將之識然後知一鄉之善士歟太守一見薦達郡士必有如符偉明之鑒然後知一國善士歟天下拔士咸稱許郭必有如郭有道之明然後知天下之善士歟然皆惟以人論之善則又豈知人之正耶方今泰交道亨方欲衆賢咸和於朝而無或有遺於野也諸公宜合古今而並論之其於鄉國天下之善士於人必有聞於已必有見庸可以自遜而不以自勉歟三者必有一得於此矣幸詳以告

狀

防海寇申省狀 福建提刑

照得某昨准省劄備臣寮奏請令福建安撫司提刑司及泉州各任責令措置多設方略勦捕海寇再准密劄備臣寮奏請行下帥司提刑司令多設方畧以為捕盜之策具契勘得海道日下雖暫肅清然秋深冬初其去者必將復來其散者必將復合敢不凜遵頒行措置盖海寇雖未嘗無之然未見如近年之猖獗近年雖無歲

無之然未見如今年之充橫前乎此但聞就海劫船後則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殺矣前乎此猶聞舟小人寡今則衆至數千而巨艘千數矣措置勦捕委不可緩但有勦捕之具今若未能別有奇策且未能盡備其具而欲遂一旦掃清豈易言哉且昔時海道之得捷惟有李寶膠西之一功雖勝敵非勝賊也然事體亦有大不同者姑借李寶之事以為喻寶曰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止有一策可出萬全而其策

則惟欲乘其未離巢穴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其後用此策而適當其可適逢其會適中其機適得其地而其策不一酬卒以成功今此賊固非彼敵之比也然亦必勦捕之有其策固當多設方畧也然亦在隨時出奇隨機應變難以刻舟而求劍也况兵家之策所密者用間也李寶則有其子潛入敵境伺動静驗虛實以無誤其成績海道之具所急者舟船也寶則有堅好可涉風濤者百有二十所用者軍兵也寶則有

三千人乃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所仗者兵器也寶則有旗幟器械弓刀戈甲莫不具備所仰者軍實也寶則有銀絹萬數以為軍實所妙者火攻也寶則有火箭環射烟焰隨發不一時閒延燒數百者是六者乃其策其具亦兵家之常事非詭異也豈容缺一哉今時異事殊自難例論固不敢望如李寶當時之整辦然量勢度力隨宜斟酌而旋行措置又豈容不盡哉其纖悉亦難備述姑條具大略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令欲略做用間則官司動静賊未嘗不知其詳賊船動息官司反邏不得其實所合措置精選善為察探之人要盡得其衆寡强弱之狀且多設機謀多遣游説密誘其頭目以散其徒衆挺身出降又密誘其徒衆以擒其頭目或斬其首級率衆歸附諭以禍福許以重賞亦庶幾用間之術

一令欲略備舟船則福州僅有延祥荻蘆所謂赤馬白鷂者隻數甚少且近以賊船比之彼皆髙大此反低小

其他諸寨用亦各不多此外則惟泉州左翼猶有大船可濟困者為舟師之計只得團結民船以助官船但並是小樣未必可以制敵且百姓亦未必樂為吾用又只得委曲區處反覆勸諭以示其自衛鄉井自保室家之計因公及私同舟共濟且求以多為貴以張聲勢亦庶幾可得舟船之用

一今欲略增軍兵則如福州又僅有延祥荻蘆兩寨之兵稍識海道曾諳水戰若其他諸尉諸寨非深諳習者

但可為助耳除左翼軍可以調遣策應外為足兵之計亦只得募集民兵以助官軍彼其在海岸素知地理素諳水勢總以各澳長以備緩急猗角庶幾可足軍兵之用

一欲略備軍器則舟師水戰弓弩為先須先多備次則槍杈刀劍等亦須色色精利此乃官兵將佐常用之器自當多多益辦不容少有欠缺外此則當多招善於投水之人多辦鑿船截柁等器具併行下總首民兵各自

措辦庶幾可濟軍器之用

一令欲略備軍實則本司自無分文粒米可應軍需昨來已蒙朝廷行下運司應辦矣但為費浩大為數宜多兵非難用特錢糧難辦耳得遣愈多調度愈廣有限而不繼稽違而不逮一或乏興立致誤事非惟不足以使人不足以持久而已須預先辦集以備不測受給差官專一應副又須乞朝廷不惜重費欲奏大捷除大患成大功全藉軍實之裕

一今欲少倣火攻則所在軍中自有火礮之法左統領自有見成可用之礮近延祥寨官亦見依法做造但恐不能多耳今當計其費用給之錢本責其多造舟師取捷尤更神速外此則多括善水民船多載乾燥火草藏之密處以伺便乘機而發以備火攻之法

一擒捕此賊本只海澳土豪隅總等之所能辦也蓋此賊雖在海中而日用飲食之物無非取之海岸之上苟海上之人若能同心協力處處嚴行禁止痛加拒絕使

不得上海岸則非饑死亦渴死矣將欲何為哉唯海上之民多有所取利其珍寶動千萬計則富者為之停藏貧者為之役使甚至多起酒樓多設妓館以誘之惟恐其不來其小小魚船以捕魚為名者又多為賊之耳目嚮導是賊徒猖獗亮横皆吾民之通同而至此也今須於各海澳去處團結保伍統以澳長如有一家停藏賊徒引接贓者保伍並加連坐遇有賊船者保伍民兵澳長為將深防固守使不得近岸近則聚衆擒捕隨以官

軍擊之彼將有送死而已此項見欲措置施行

一海各有澳可加防守澳各有長可為總首百姓各居海鄉可習水戰令廣擇有物力之家且素有幹畧為衆所推者貼補總首俾之專管結集保伍以充民兵其總首等須假以名目候其有功與之正補官資而保伍民兵候有勞績亦當等第推賞庶幾樂為官司之用此項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人頭首不過一二人多或三五人此外人雖衆多

皆是隨從或是脇從未必人人樂為賊用其頭首者豈不知世間未嘗有不敗之賊未必全不識利害禍福者也今除密遣用間外合又公行榜示顯示重賞使為首者日下散衆投降則當賞以某官某職錢幾千貫文又使為從者或擒其首或斬其首以來歸則亦當賞以上項官資錢會非惟不加罪而已其首與其從間之必兩相猜疑亦足以間其心而離其黨必有一應者此項要得明立賞格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賊不難捕在不吝重賞耳既須明立賞格令如承信郎等以至進武進勇校尉副尉告命綾紙若得朝廷多行頒降以待行賞上而兵將下而隅總必有希慕歆羡而勇往直前者如或有違節制有違軍令逗遛阻撓畏避退縮既不用命反致敗事者定行軍法賞罰須是信必斷不可亂此亦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唐人謂羣盜如麻不可尋逐無關可守無要可防正為海寇言也海道洋洋無際以一州之境已自不可窮

極若舟師屯聚一處則無常山蛇之勢首尾固不足以相應若散屯諸處則又恐勢分力輕不足以吞併令合令各縣各寨總首民兵互相察探互相報應的知賊船所在會合夾攻庶幾有濟此項見欲措置施行

一姑以福州之境言之賊船自北而來者則自溫州界分銅盤山半洋碓等處而入自南而來者則自興化界分南嘯山南匿寨等處而入既入此則涵頭迎仙江口巖潯商嶼波浪澳小練等處乃行刼商船之所也中間

西之小練山東之荻蘆頭乃南北出入之關若於此把斷使南不得以過北北不得以過南必可成擒此處尚有可以增損守禦之處此外則海勢闊遠事體重大未敢輕言大槩北而浙東諸郡南而廣東須一體嚴行措置乃常山蛇之勢也蓋以三路而論則廣東首也浙東尾也福建中也以福建而論則福州尾也漳泉首也福州興化之間中也本路既將行下諸州諸縣例行措置要取其首尾中相應若浙東廣東欲如首尾中之相應則

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
一向來賊船在海其不知虛實者例皆望洋戰懼而已
如寨尉等力小勢輕固若不足以敵至有諸司調到戰
船水軍非勢力不足者則又多不肯向前東西向背大
類彼此兩相迴避者即未嘗見官軍與賊人決戰一合
是致在海之賊洋洋得意聲勢愈張驕横益甚若無如
我何者而不知其初無能為也如今年之夏福州延祥
寨官李安國獨敢力與之戰便能生禽殺死其衆莫計

數目而彼即狼狽進退無路乃自此散去是一決戰之功也今若三路合謀併力夾攻合戰為滅此然後朝食之計則彼將何為哉若是各守界分幸其出境即為無虞縱之使去不逐不殺則未知肅清之日合三路為一家措置如一體兵以殄滅為期此項須聽自朝廷指揮施行劄付本司以所申防捕海寇一十三項委合事宜從行

禁銅錢申省狀 廣東運使

使臣其伏準省劄行下本司責令體訪條具漏泄銅錢利病某竊於此事久為國家寒心第事大體重非惟未有萬全禁絶亦緣人微望輕未敢出鴻毛輕率之言今既準指揮豈容自默竊惟倭船一項其偷漏幾年彰彰明甚已不待贅陳但漏泄之地非特在慶元抽解之處如沿海温台等處境界其數千里之間漏泄非一蓋倭船自離其國渡海而來或未到慶元之前預先過温台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

銅錢而止海上民户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竒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似此之類奸民安得而不樂與之為市及倭船離四明之後又或未即歸其本國博易尚有餘貨又復回旋於温台之境低價賤賣交易如故所以今年之春台城一日之間忽絶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乃知本郡奸民奸弊至此之極不知前後輾轉漏泄幾多不可以數計矣今欲遏絶慶元漏泄之弊恐别亦無新竒之策

惟復祖宗舊制仍舊就華亭置司抽解則雖未必能全
革舊弊而比在慶元則似大相遼絶然又嘗竊有疑焉
倭船之主抽解之塲初不過板木螺頭等潑物耳而使
之得以博易吾銅錢而歸是猶以土而博吾之真金以
石而博吾之美玉利害本非難見螺頭僅可以供燕飲
之需雖無之未至如五穀之養生板木不知濟何等急
切之用雖無之未至如無棺木之送死豈不可禁絶其
來乎惟硫黄可供軍需者許其博易抽解則舶之來者

必少而錢之泄者亦少聞之每歲往來不下四五十舟乃無非木板螺頭等物而坐聽其空竭吾國家之重寳豈不悮哉雖曰其歸也差官檢空然後通放然此亦一具文耳蓋非特官吏不廉不公例有所受而不從實檢放也亦以倭船高大深廣人以百計歸船視來時尤重蓋船底莫非錢也檢空官一過其上一望而退豈嘗知其內之所藏爲數浩瀚况又其計奸詭先是逐時積得現錢或寄之海中人家或埋之海山險處或預以小舟

搬載前去州岸已五七十里候檢空訖然後到前洋各
處逐旋搬入船內安然而去又或者其歸船撑去隔二
三十里所差官檢空不及亦只得應故事姑聽其元來
嘗檢者有之此漏泄之所以不可得而禁也倭人固非
其他戎狄之比然異氣殊形醜徒惡類與吾民交易以
至慶元城下相與集處竊恐事久情遷非特吾民將化
而為倭而變生禍作有出於不測者非但泄錢而已尚
可坐視而不為變通之計乎雖然此為慶元漏泄而論

止漏泄一處耳若某所慮實有數處敢因言之蓋向之所聞惟倭好銅錢今則聞海外東南諸番國無一國不貪好而凡係抽解之司無一處不漏泄慶元之外若福建泉州與廣東廣州之市舶兩處無以異於慶元而又或過之蓋諸番國各以其國貨來博易抽解並是漏泄一色現錢而歸尤不可以計其數矣福建之錢聚而泄於泉之番舶廣東之錢聚而泄於廣之番舶兩路之錢非如海水之無窮其將盡入於尾閭豈不至枯涸者次

則此土販海之商無非豪富之民江淮閩浙處處有之亦多有假作屯駐之所營運軍需為名者雖曰他有雜貨其實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每是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以是為常也此則北自慶元中至福建南至廣州沿海一帶數千里一歲不知其幾舟也此又海商漏泄之大者也又其次海上人户之中下者雖不能大有所泄而亦有帶泄之患而人多有不察者蓋因

有海商或是鄉人或是知識海上之民無不與之相熟所謂帶泄者乃以錢附搭其船轉相結託以買番貨而歸少或十貫多或百貫常獲數倍之貨愚民但知貪利何憚而不為者又有一等每伺番舶之來如泉廣等處則所帶者多銀乃競賫現錢買銀凡一兩止一貫文以上得之可出息兩貫文此乃沿海浙東福建廣東海岸之民無一家一人不泄者此一項乃漏泄之多者也雖然已上二者猶是番國人與吾國人為弊至此極也若

在官司則有明明與之漏泄而曾不知禁者水軍之漏洩是也蓋屯駐水軍去處每月多是現錢支給此錢一出固是不可復入散在外州可也今乃未嘗到寨軍兵未嘗得使自本州支出則城下大舟徑載入番國矣此亦以為常而恬不知怪也廣東水軍尤純支現錢漏泄尤甚焉一年每月若干一月一次漏泄不知何為不畧慮及此者此錢係各州通判廳所辦也極其艱苦措置不及一月僅了又慮後月動是多方兑借以應急時刻

不可緩也是此錢非以支吾軍乃以送番人耳自有水軍以來不嘗當以千萬億兆矣此又漏泄之最大者也曩時沿邊尚有鐵錢防漏泄也今隔海即是異國一舟可以直到而不慮及此其竊慮焉然此一項乃軍國大計須是朝廷急作變通之計非其小官所敢與知也其他如泉州廣州之抽解去處須與慶元一體別立規模痛革前弊或者各州市舶司別與置一官司專一稽察關防重立賞罰於舊條法及賞格中更增加嚴密施行

至販海之商沿海之民犯漏泄之罪者在法雖有明條然不過遠配而止在今日則為情重法輕人不知懼又未嘗見嚴切舉行所以愚民多不知法知者亦敢玩法無所忌憚今須詳酌舊法更與加嚴犯者斷無容貸責之各州知郡各縣知縣協心任責申嚴督責巡尉不任巡捕如獲到漏泄之錢照條法中賞格一一推賞不然州縣既不任責巡尉亦不巡捕名曰巡捕又不獲實錢官員罷黜吏卒遠配情理重者又別重作施行外此則

所有中下民户惟有三路十數郡沿海數千里並與行下遂州遂縣嚴結保伍每十家為一甲遞相糾察如一家漏泄則九家舉覺或配或殺隨多少科罪舉覺者特與免罪數之多者又當推賞若一家漏泄九家沉匿不行舉覺定相連坐一甲内並無容㤙十甲又為一大甲十甲之内如有一甲漏泄則九甲舉覺其法盡如一甲之法甲内斷不使有引領牙儈等奸人容留其間如有此等並以正漏泄人論罪其甲户又當各統之以隅總而

隅總又多通同反爲漏泄之主此又全在責之州縣選
擇公忠爲衆所服可爲隅總之人方許差充州縣各特
置一局差官專主此一事上下相承持之以久庶幾積
年之弊可革也然此其大略耳其詳則乞朝廷特爲敷
奏乞聖旨行下三路十數郡一體施行又庶幾仰藉威
靈乃克有濟若但行下本司使偏責之郡縣則推轉未
必能使之丕應此非可以常事論也外此則又鈺銷一
項法令雖昭如日星而所在郡縣之民未始一日無鈺

銷其銷耗又非特沿海而已此又在朝廷別作施行令
治司一年所鑄不過一十五萬貫而費近二十文之本
方得成一文之利至於漏泄一年不知其幾千百萬也
舉世但慮官楮之折兑而錢皆置之不問故錢已漏泄
欲無矣使一旦用錢殆將無錢之可用豈不大可為寒
心哉姑據其之愚見條具大槩如常是非可否不敢專
決乞賜指揮行下須至申聞者

敝帚藁畧卷二

宋　包恢　撰

答

答傅當可論詩

其昨承不外以佳句一帙見教開警為多蓋始終皆欲追晉宋之風而絕不效晚唐之體此其過於人逺矣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嘗得於所聞大槩以為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為髙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

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沖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焉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真景見前生意呈露渾然天成無補天之縫罅物各傅物無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真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觀之雖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派來自天稷者尚庶幾焉而亦豈能全

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為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習恐未易遽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此雖是異端語亦有理可施之於詩也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其謂尋常容易須從事奇崛艱辛而入又妄意以為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外是詩法況造物氣象須自

大化混浩中沙汰陶鎔出來方見精彩也唐稱韋柳有晉宋高風而柳實學陶者山谷嘗寫柳詩與學者云能如此學陶乃能近似耳此語有味

答曾子華論詩

承近多作詩賦等欲以示拙者一觀雖未及觀然以子華平日之才華決知其有可觀者宏齋一詩亦足以窺一斑矣但竊嘗以為此等文不可輕易嘗試為之葢古人於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極天下之至

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昭然狀物則物態宛然有窮智極力之所不能到者猶造化自然之聲也蓋天機自動天籟自鳴鼓以雷霆豫順以動發自中節聲自成文此詩之至也孰發揮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風雅頌作樂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與於此哉其次則所謂未嘗為詩而不能不為詩亦顧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觸或遇扣擊而後詩出焉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詩之高者是矣此蓋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

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無非自鳴也如草木無所觸而自發聲則為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自發聲則為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為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為詩者鮮不類此蓋本無情而牽強以起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矣況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今人只容易看過多不經思詩自志出

者也不反求於志而徒外求於詩猶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豈苟作者哉後世詩之高者若陶與李杜者難矣陶之沖澹閑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農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竊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之令人讀其詩不知何如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選也李之宴坐寂不動湛然冥真心杜之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雖未免雜於異端而

其亦高於人幾等矣宜其詩至於能泣鬼神驅瘧癘非他人之所敢望也今之言詩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嘗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學者於日用之間如排浮萍晝流水隨止合則見於紙上山小水淺無足疑者此可以言志與詩矣子華之詩謂因居閒處獨岑寂無聊而作則亦不可謂無所擊觸而自鳴者此亦後世騷人文士之常也然揆之以志則有未然者居閒處獨不妨顏子陋巷之樂何為岑寂而無聊若如曾子之

七日不火食果能歌聲若出金石乎陶淵明少學琴書性愛閑靜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曰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彼方以居閑處獨為樂若有秋毫夲寂無聊之態其能道此等語作此等詩乎曰心遠地自偏曰此中有真意曰聞禽鳥變聲復欣然忘食此其志高矣美矣好詩者如進於此也詩當自别矣太白常有超世之志固非世態之所得而籠絡子美一生窮餓固不掩於詩而其志浩然未始一日少變故其詩之光燄不可

磨滅不可不考也宏齋之銘來諭之見自是所惠佳句大㫖雖正未能無病大槩宏有二用有大道本體之宏有學者功用之宏以宇宙為已分內事謂之本體之宏可也若曾子弘毅則學者功用之宏也今既未免混然而無分別曰宇宙乃活計自已既是宇宙則又豈別是活計擇精仁守之意類例未合血脉未接勤小於細之說意在該括反成牽合而實非一貫大抵真箇到宏處說出來又別不假粧點而自合若未免億度料想則程

先生所謂略見髣髴未能如開目覩萬也却幸於在心為志上加功不然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誠欲假此為講明之機故因及之

書

答項司户書

某昨兩蒙臨顧於山間此意甚厚感當如何且辱長箋論學甚高非淺淺者所能及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尊兄固無愧於曾子之友矣而某以空空鄙夫

何以為答愧又當如何哉然豈容不隨其愚見而發一二哉某謂人雖貴於天地靈於萬物然其初也未有名稱往往止例指之曰靈蟲却不知其所以靈者何物後世聖人始立名曰心當其未有此名但見此靈之運用初未始有所欠及其已有此名是即無名之前運用之靈亦未始有所增學者若能於此自知自明則亦猶身之元有手足耳目而自用其視聽行動耳若更於心上說心贅為形容多為名狀則是已自為支離矣又不知

所以為是形容為是名狀誰實為之以吾一心說吾一心以吾一心形容名狀吾一心則心又別似一物與我愈離而為二矣如此輾轉不已正恐愈不識心耳孔子四語只是說心無形體不可把捉無時節不可拘係無鄉方不可尋逐孟子舉此不過以心是活物不可忘不可助貴善養而已如果自見得分明只消如此養去養得純熟至於無間則全體大用神明不測總不出此其前此所謂全體大用與舉朱文公所謂神明不測者雖

是盡心地位而與夫子四言似差不同然畢竟心無二心除了操舍出入無時無鄉之心不應又别有箇神明不測全體大用之心總不過一心耳特操舍出入之際此心未純或未到全體大用無欠之地茍知所養則純矣若無時無鄉則體用神明亦自如是不可謂到此則有時有鄉矣不寧惟是操舍出入只是言心無形體到體用神明之地又豈有形體而操不存舍不亡哉先儒所以謂昔賢有不待操而存者是豈聖人之言不是令

且未須深說亦未須淺說且只當於養上用功來較之所辯亦多合矣但謂此乃心之情狀亦似未穩孔子一言以蔽之曰惟心之謂歟更不說是情狀若論真箇情狀則孟子之所發四端是已不知以為然否其間如曰心之本體只是虛靈湛靜則全是老莊之見曰體中有用用中有體則又似體用為二物曰貴其能存不容任其竟亡曰雖存易亡則又全與夫子之說大相反曰因其情狀求其本體則情狀之外又别有本體不知如何

而求曰心只是一物方寸大耳爲五藏之君若果方寸之大如何能參天地賛化育此全是局於形器恐非心也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知天地有何心藏而爲五藏之君哉如天之聰明何嘗有耳目人之聰明見於耳目者止是一竅之發見耳若以聰明止於耳目誤矣以心爲一藏豈不大誤哉如曰自然而然不假思議無不該包則又豈特爲五藏之君無乃自相背馳而來教無非思議似又不能酬其言矣又如曰心有精精有光

則猶前說之病也惟有總歸之於養則正孟子之意也
大概夫子所以抑子貢之多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者正為言之愈多愈見支離而欲其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也心字自堯舜說起至孔子論語中言
心者三處而已孟子說心最多然即不曾形容名狀心
體如何若四端則實發出心之實理妙用矣非形容名
狀也其舉夫子四言正只為養而設耳非泛然形容名
狀也今愚見只欲尊兄且自據見今之心本然固然者

默加涵養不必只管以言語解釋多為形容名狀心亦本不可形容名狀也夫子只四句而今尊兄注脚太多矣涵養極於純一之地則孔子之心不踰矩顔子之心不違仁即同此心矣心本自若吾惟順而養之耳正不在夫言語間也不知高見以為然否更惟反覆教之是所願也

與留通判書

昨嘗論及先儒每教人静坐之說此最學者之真實切

要處或者便指以為禪學如此大誤矣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心此理之本體如此若有所倚而流於偏曲者其病猶輕今之學者則終日之間無非倚物倚聞見倚議論倚文字倚傳註語録以此為奇妙活計此心此理未始卓然自立也若能静坐而不倚聞見議論不倚文字傳注語録乃是能自作主宰不徒倚外物以為主矣却是所謂依仁所謂據德仁德乃吾所自有之物依此據此别無所倚與倚外物以為

主者大槩矣若静坐不得則是我反為客終日只在外走而外反為主直曠安宅而弗居者除了聞見議論文字傳注語録便似倀倀然無所歸宿茫茫然無所憑藉者此其為病最重也常自課功於紙上而不曾課功於胸中是未嘗反巳就實用功而善未嘗明何時能止於至善哉如以此自試自驗乃能有進敢因及之不知高見以為然否

答項司户書

伏蒙寵惠長牋詞意發越趨向邁往識見敏明已若老成於此學者固令人降嘆矣但以其為可以考德問業則雖辱過與之意而非其之所敢當也然豈敢不因來教而少效其愚今舉世不知以此為何事而念所不到言所不及者滔滔也尊兄乃獨能從事乎此其有或者以此自命則又徒為言中鸚鵡書中蠹魚耳而尊兄乃獨能求諸身心性命之間可謂超然度越乎俗流俗學矣第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而其始初當有端緒今之所

當自課自驗者且當辯其虛實若反而觀之有所著落有所歸宿有所主宰有所受用如在吾家得利用安身而居之則為實矣如或未有著落未有歸宿未有主宰未有受用如在逆旅而未知安宅之何在則為虛也今尊兄之所見雖皆合而不畔然其稍疑猶涉言論識見之虛浮而未就著落歸宿之實地或主宰未定而受用未有明證也故書中所論或有小走作而未純大概欲見其貫通而猶若牽合欲見其廣博而猶若曠蕩本是

常理常行而反若張皇本是簡易要切而反若泛濫未似一一據正就實而平貼安穩也如操舍出入乃朱子言此心之體用如此非可以為有天壤之異也見有實不實實有偏全純雜是矣然正以見不實者有此病實則見之盡而知之至矣偏全純雜非見之病也知至而未至之者也又如惰則忘極意則助長纏繞則昏徑捷則外此其說病是矣然所見若實則此病自無更在收斂靜密涵養之體驗之所謂萬宇六合充滿天地此則

一心安排料想該括包羅慮其遺漏本體固然無二物也然不出吾心所謂氣塞天地者吾也萬物皆備者我也未嘗在外若不在吾不在我而在外安排料想該括包羅則將有窮大而失居之病矣乃所謂無著落歸宿無主宰受用者也不知高明以為然否若夫心言一篇用意甚廣甚深固非淺淺者所能道也然揆之愚意却有未安蓋心無形也何反形容如是之多若有形之物者耶自昔聖賢言心者亦衆矣未有如是之詳複者舜

之傳禹不過曰人心道心危微而已成湯以禮制心文王惟克宅心無他言也論語言心者三處耳孟子言心雖多然未始形容名狀其為何若以無形而不在言也惟心之謂歟四句則夫子所以形容名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今尊兄雜形氣而言之似未明無形之心者守心二字尤不經見如軀殼方寸之內如聯處開端發原如一開一闔兩位既定等語殊有所未解要只消昭明沖和不可言說二語足矣此二語又似

與一篇之旨自背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其竊謂尊兄且宜放下許多言説識見只據今見在身心見得道理分明則即此便是著落歸宿主宰受用之處外此有言有見皆妄也此愚見也如高明以為然則還有以教我幸甚

論

論立身師法

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

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茍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欽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使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茍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為

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已修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强記今日誦成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欲誦經習史須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凡係已誦過書每日誦所授新書外即從頭通誦一遍周而復始日以為常則自然永遠不能遺忘

凡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措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二三十遍以至五七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注證之古注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所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為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凡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其子史之折衷也

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

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鮮有失矣故學者當以六經為律令格式以語孟為斷案諸子百家則其情欵也近年學者多議論孟子之非當求孟子無不是處若不識片段不達聲律從頭徹尾少精神無眼目斯為下矣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已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慎勿近之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

賊目焉

凡見人片文隻字可以矜式隨手錄之聞人有一言半句可以覺悟後學即默記之汲汲焉恐失之此之謂好學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梏有見不到或制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人有盡善者或我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不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忘其或不從則退而自省揆之以道不得發赤而惡其逆已也

論五言所始

五言之體說者類以為始於漢之蘇李曾不思詩原於虞夏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五言已權輿於五

子歌矣厥後三百篇中諸體畢備而五言尤彰彰可見因漫摘出以與學詩者評之亦庶幾知選詩之猶有古風者由此其選也然歌詩出於虞夏商周又不知其體格之始於誰乎後世略不能自詠情性自運意旨以發越天機之妙鼓舞天籟之鳴動必規規焉拘泥前人之體格以倣傚而為之一有不合即從而非之固哉其為詩也真所謂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者況

又未嘗深究源委者乎因併及之不知工於詩者以為何如也

一句類所起

維以不永懷　維以不永傷　在南山之陽　在南山之側　在南山之下　無使尨也吠　于嗟乎騶虞　胡為乎泥中　俟我於城隅　匪女之為美　遠父母兄弟　不如我所之　不與我戍申　不與我戍甫　不與我戍許　河上乎翺翔　河上乎逍遥　贈之以

芍藥　甘與子同夢　無庶予子憎　藝麻如之何
析薪如之何　取妻如之何　殊異乎公路　殊異乎
公行　殊異乎公族　不敢以告人　如此良人何
如此邂逅何　如此粲者何　不如子之衣　胡然我
念之　宛在水中央　宛在水中坻　宛在水中址
胡為乎株林　樂子之無知　樂子之無家　樂子之
無室　一之日于貉　二之日其同　上入執宮功
其始播百穀　四之日其蚤　躋予之閟斯　其舊如

之何　兄弟鬩于牆　如南山之壽　鶴鳴于九皐
予王之爪牙　予王之爪士　毋金玉爾音　誰謂爾
無羊　誰謂爾無牛　不宜空我師　慼慼靡所騁
念國之為虐　我獨不敢休　正大夫離居　哀哉不
能言　得罪于天子　誰從作爾室　無淪胥以敗
無忝爾所生　爾居徒幾何　不可以簸揚　我從事
獨賢　益之以霢霂　無害我田穉　伊寡婦之利
殿天子之邦　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　毋教猱

升木　君子有徽猷　侯文王孫子　於緝熙敬止
殷之未喪師　有虞殷自天　使不挾四方　太姒嗣
徽音　以御于家邦　肆戎疾不殄　肆成人有德
古之人無斁　誕先登于岸　以對于天下　四方以
無侮　四方以無拂　武王豈不仕　履帝武敏歆
誕置之平林　誕置之寒氷　誕后稷之穡　即有邰
家室　誕我祀如何　授几有緝御　序賓以不侮
君子有孝子　泂酌彼行潦　曾莫惠我師　斂怨以

為德　時無背無側　以無背無卿　匪上帝不時雖無老成人　枝葉未有害　在夏后之世　四方其訓之　興迷亂于政　女雖湛樂從　罔敷求先王肆皇天弗尚　無淪胥以亡　萬民靡不承　定申伯之宅　徹申伯土田　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仲山甫出祖　仲山甫徂齊　仲山甫永懷　為韓姞相攸　以先祖受命　命程伯休父　我居圉卒荒實靖夷我邦　曾不知其玷　昔先王受命　日辟國

百里　駿奔走在廟　無射於人斯　駿惠我文王

岐有虒之行　昊天有成命　成王不敢康　繼序斯

不忘　未堪家多難　以保明其身　肇允彼桃蟲

蹻蹻王之造　文王既勤止　我徂維求定　淑問如

皐陶　纘太王之緒　則莫我敢承　天錫公純蝦

復周公之子　宜大夫庶士　我受命溥将　在武丁

孫子　武王靡不勝　肇域彼四海　殷受命咸宜

帝立子生商　則莫我敢曷　實左右商王　以保我

後生

雨句類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

瑶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

栗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九月築場圃十月

納禾稼　風雨所漂摇予維音嘵嘵　如松栢之茂無

不爾或承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誰敢執其咎

如匪行邁謀　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　肆不殄
厥愠亦不隕厥問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　不大
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民
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　人尚乎由行内哭于中國
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　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
臧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乂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三句類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　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四句類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六句類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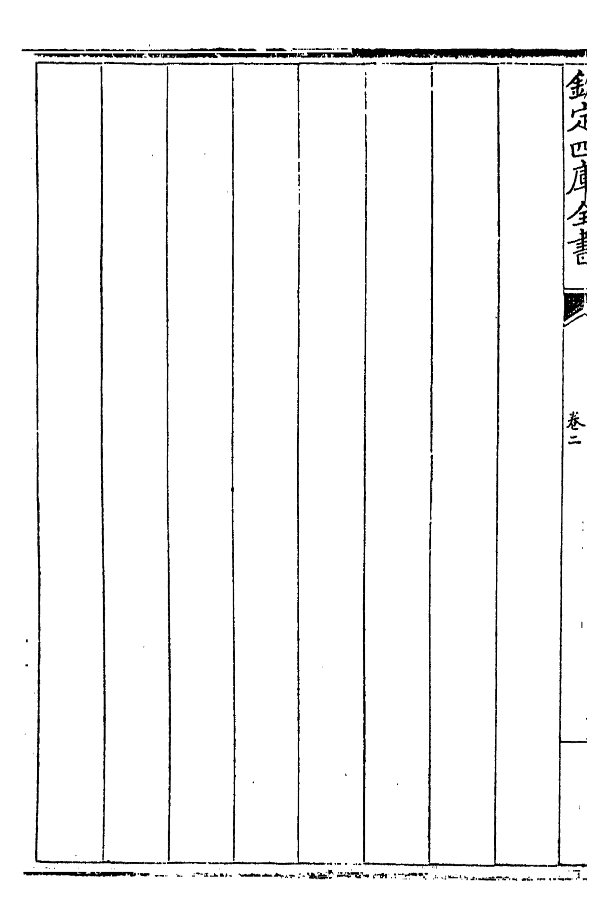
十二句類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梁鍾嶸作詩評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為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辭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至於四月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閒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

虞衍於周逮漢専為全體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楙帚藁畧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　祁

敝帚藁畧卷三

宋　包恢　撰

序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畧可覩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有金谿李君子原遡其淵源緝而成編粗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梓以傳者今年秋臨川謝使君奕楙一見而慨然刻之

郡齋以補其缺典以與文集並行使學者得而觀之猶髣髴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刻成命某為之志其本末於後再三辭不獲乃僭越而言曰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歴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矣先生生於紹興己未迄乾淳五十餘年間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為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爾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

若特為此學而生者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為人品器識之髙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甞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人為英萬人為傑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學之進也則謂疇昔自反約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自此

大發愧恥鞭策駑鈍不敢自棄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知警策即與天地相似其於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以其言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決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

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以切琢之不局於一方各因其病以鍼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也以其言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畧陳於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其所言則所謂將無愧唐虞之朝於復三代乎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

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孚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希少將及朞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為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究其學先是欲其學之行故未著書暨後方欲著書亦卒奪其所志可為發千古之慨歎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某嘗妄有隱

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為門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則有宗

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髙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茍或升而未入於室晝而遂廢於中猶不可况今有近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故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横議而亦莫有能破其横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

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切有望於同門云

袁潔齋先生書鈔序

書於六經為最古古聖人自堯舜至周公七人而已其言則七聖之言其事則七聖之事惟聖如孔子與七聖同乃能定此書然則後世非有真知聖人之心者安能說此書哉且其立言之體朕而若瘠澤而若枯切而若

緩文而若質所謂渾渾無涯者與謹嚴竒法正葩之體既不同而以樸學不嗜者多矣或者知之姑論唐虞則曰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本末先後無不白是當時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是果可以易言哉後世說者不

知其幾家大都不免以衆人而測聖人耳至若潔齋袁先生者志古學而欲師聖人庶幾知此歟蓋其所發明者粹然正坦然明無虛文無泛論無飾詞理則實理用則實用若肆筆直書初不經意不擇語者而無非鑿鑿精實內而性分外而政理皆不失乎聖人之意而切於吾身天下之用其度越諸說者不其多歟觀其說可以知其人矣且深知父者尤莫若子予嘗聞諸蒙齋矣曰先君子立志之剛求道之勇用功之密家庭之奥屋漏

之隱莫非篤實無一毫偽内外上下一以質直不欺為本世間浮薄崄巇矯詐掩覆之態影響無有焉且自為太學生時學成行尊已雅為人所重居鄉黨為後學模範而交友徧天下不附權奸去國十年更化見用守正如一日年踰八十進修罔怠凡皆人所共知者此其所以學古而深於書者乎是書之鈔也其可徒以言語文字觀之乎永嘉沈君僩好古博雅蓋盡得永嘉師友之淵源而卒定所學於文公朱先生自是公聽並觀博通

羣書有如此鈔既得而深味之又欲廣其傳以與學者共之非徒可以見潔齋之學尚可以想見唐虞三代聖人之遺風焉此沈君美意也如以其說雖合於古而未必利於今其父子皆以是經取高科矣何疑耶吁以友天下之善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有志者試以是觀之斯得之矣先生諱燮字和叔潔齋其自號也其子則名甫字廣微自號蒙齋今為秘書少監云

送陳司户序

仕於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贓污之氣毒於瘴霧其來久矣於此而欲求廉士何啻揀金於沙哉予忝將曹事自初度嶺即加廉訪覬得一二於百千中何難其人也久之僅見有稱廣之户曹陳君山公者有狷介之風雖倉庫之弊例衆以為常例者亦一切拒絶不受予固嘆古人以不貪為膚行非盛德也猶之不為盜賊爾柰何今之貪者陰取如竊晝攫如刼無非盜賊也於是萬

一有能廉者則如鳳凰芝草雖童子亦以為美瑞矣衆皆濁如涇我獨清如渭在今世在南㢟謂之盛德事不亦可乎然以户曹君能不為貪泉所易濁海所污者亦豈無所自而然哉溯其淵源則實以乃祖尚書公凜有家訓存焉爾予觀其訓有曰初入仕路如人築室先固基址若基址不固稍或摇撼必至顛覆吾平生仕宦無以逾人惟是律己廉勤又曰交了印記急急打疊待自身淨潔除俸禄外毫髮莫與交涉又曰只是自家滴水

滴涷不用一錢選甚人奈何自家不得便須監司太守威令如火其奈一清廉官員何莫説人奈何不得天地鬼神亦將畏仰爾其終之自志以詔後者亦曰廉勤以報國清白以傳家一毫不可得而涴也户曹君惟此訓之入耳著心故能以此守官三年之間一廉不渝予探之人言咸曰實然豈不謂之難得歟君請予書其家訓之後予謂家訓不必贅贅也在為子孫如君者堅守常如一日可也惟人心惟危天命不易所患義利之賓主

不分德貨之貴賤不明則強勉於一時或不能不改變於後日非貞堅而磨必磷非貞白而涅必緇則始之潔若可與而其往未可保所宜深思而痛省也爾祖訓又謂嘗謁鄉丈王元邁因舉里有初仕為縣尉便贓汚狼籍令忽有人云已能改節雖伯夷之不如語之十人十人不信乃自指云又有人言王元邁日來盡喪所守幾同盜跖語之十人十人不以為然夫何故毀譽既得於初仕之時而是非已取信於鄉人之論不可得而掩也

今君初仕亦似能先固基址矣自今以往惟謹守力行始終一節使後雖有人言喪所守同盜跖而聞者皆不信而惟信君之終爲庶幾不忝厥祖矣雖仕至厥祖之地不難也姑以是送君之歸云

送吳規甫序

規甫從予家君學予與規甫共學者十有八年矣疇昔少遠去多不越三百里少長別多不踰二三月惟嘗兩趨帝鄉園橋門覽東南名山大川尋當世名賢才士者

近兩年在三四千里外餘則無一晝夜不相與處處必詁言言必曲盡或者予心非覡甫莫知而覡甫非予亦未必盡知其心資雖不同而其趨向往往不合者鮮矣蓋覡甫資髙爽未嘗語及卑下予資若深沉亦少語及浮淺視世之庸流匪經大猶而爭聽邇言者寔悶悶也非强為是落落乃其素所安也有時大聲疾呼髙談類狂則若持棘端而箭鋒輙相值者頗自有以相樂非敢為他人道也毎謂充塞宇宙洞然公共之理雖古大聖

賢不敢有秋毫加損特不過共發明扶植之耳故自開
闢以來聖者可師則師之賢者則友之本無常師友亦
非宗其人也視世之宗一家主一說專一義不知實理
之所本而苟私門户堅閉不可開又且徒乾沒於記録
辭章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此等實不能與之强合也
若及後世則人必雄資英畧事必俊功偉績少足以發
其開物成務之機者姑取之餘不暇録也此理之淺深
聖賢嘗取譬矣安宅也正路也始而入門中而升堂終

而入室不可誣也予與覘甫已嘗謂於父師講切之次得其門而入矣自是言論之際乃能及其堂室中精微事今世蓋降人益卑雖號為力學者方與安宅正路背而馳焉無入門之期也與斯人而言如反引出門語外事欲挽而回之不可得不覺去堂室之益遠爾豈徒無益云乎哉故生平取友於世如揀金於沙常恐弘道之難其人不足以相推挽而上適足以淪胥而下也方期與覘甫終始共學不離朝夕相觀相摩相激昂庶幾同

堂合室適道立權可覬於後日爾理有極至知所入者
當不至於至道至德至聖至神之室不已也不幸兩貧
相值不克相養以遂而忽為有力者奪去蓋遠去千百
里長別六七月前乎此者嘗一再而未多見也甚矣予
夙心之未竟而予之失助也所幸新昌孫侯乃賢主人
侯之得於天者厚進於己者博而取於人者懇懇乎其
未足也其同道以為謀麗澤以為悅也可卜矣況吾徒
以宇宙為一心一心之外無餘地予之處規甫之出孰

彼孰此孰離孰合哉䂓甫行矣以䂓不以頌予當何言事物不足適也言行不足間也心術深微之利病氣質稟受之偏正已熟講之而熟知之亦各自化之而已矣無戾于初無畫于中無愧于終揭天地之中以起偏陂出日月之光以燭昏庸運鬼神之變以發深錮舉江河之大以開狹陋使為宇宙全人自淑淑人無二理也予當以自勉䂓甫其勉之

記

肇慶府學二先生祠堂記

天下有盛德之名儒為明師斯道之所以開明也國家有尊嚴之名臣如嚴師斯人之所以敬畏也而名儒名臣俱非常人非世所常有者惟天地立心為天下國家人道計則或間生一盛德者出而為天下之儒又或間生一尊嚴者出而為國家之臣庶幾斯道開明不終晦蝕斯人敬畏不至玩弛而天下國家有所賴以主張綱維者乎蓋天地有盛德氣其氣為仁而溫厚時則特以

生名儒有若周元公者焉天地有尊嚴氣其氣為義而嚴凝時則特以生名臣有若包孝肅公者焉元公沖和純粹混無圭角溫厚之所鍾也孝肅剛正峭直儼有廉稜嚴凝之所鍾也是其體皆天地之塞其性皆天地之帥而二公之生其所關於天下國家人之道也大矣故其平生之所建立之所成就為學術為德行則足以承先聖覺後人微而性命根本遠而聖賢淵源始開明如日星是後學者滋衆而同然理義之為悅為節操為政

事則足以動明主服生民中而貴戚宦寺外而田野童稚亦敬畏如雷霆是時朝廷益尊而隱然社稷之增重二公皆卓卓名世雖没世不忘也濂溪之名包家之稱重當時而照來世雖死如生雖亡如存常如侍嚴明之師而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者與廬山長同其高與廬江長同其深真可謂盛德尊嚴之至而仁義之備還足以對越乎天地哉元公嘗兩持廣節孝肅嘗一守古端人到於今稱之然去之二百年間其遺跡之可考者鮮矣獨

聞元公時不憚勤勞不避瘴毒雖荒崖絶島人迹所不
至者亦必緩視徐按以洗究澤物為己任此其恤遠之
仁藹然溫厚蓋猶風以春風而雨以夏雨者且獨聞孝
肅時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
者纔足歲滿不持一硯歸此其律己之義凜乎嚴凝蓋
有肅於秋霜而寒於冬雪者然則即此遺跡之一二已
足以見二公之為不可及矣今古端郡博士呂君中學
元公之所學而又自造之深有所自得者慨然以他郡

學皆有祠而此學獨為缺典且孝肅雖有祠而未稱也於是禮以義起遂合而祠之使端士知所嚴事而以時祀焉屬某為之記顧某雖不能文而君不容其辭也且謂嘗有感於元公按部之餘有聞有山巖即去尋與到官處處須尋勝之句故若連之大雲康之三洲惠之羅浮莫不常遊而留題焉豈獨於端而無之端有星巖意必嘗至其處一日與士友搜求之果得其心畫之真於嶔崎僻絶之中益信如公詩之所述而其高懷雅韻之

見於端者如此並知祠之當興以起邦人高山仰止之志也某因謂君曰今人自蕞爾一形軀之外視世之事物藐然與我不相關也如公疇昔每尋山巖之勝者人往往直以為遊觀之適而已夫豈知此興非淺而正公之深處歟蓋上下本同流何莫非我事曾不見有他事而洞然無少間隔滯礙也萬物本皆備何莫非吾物曾不見有他物而豁然無所馳求係累也故公隨所至所遇皆真景真趣悠然理融怡然心會是即窻前草不除

之機而浴沂風雩吾與點也之意也學者苟知此一意即知公學術德行之高明要與彼徒按圖而索即書而求者異矣若夫孝肅之遺風餘烈亦何必他求哉今仕于廣者虹飲貪泉鯨吞濁海陰取者如竊晝攫者如刼有瘴癘之氣雖毒未足憂而贓汚之氣慘深可畏者回視公之介焉如石一硯不取之事豈不為之愧死歟仕者苟知此一節即知公節操政事之峻潔殆與彼聞風而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者幾矣府博士之為是合祠也

孰不曰宜如或欲以學術德行與節操政事裂而為二謂不可以强合則亦疑於義之未精而未易以輕議是祠成而端士之登斯堂也如將見而消鄙吝於斯如親炙而行景行於斯是祠乃所以示教也於斯而有所感發興起焉則其度越乎徒為包氏周氏等章句之學者不知其幾倍蓰矣神之聽之洋洋如在又不知以斯言為亦足以發乎未之或知也姑以復郡博士之請云

盱山書院記

北溪之上下崔氏居焉蕃衍熾昌大族也環繞其居前後如城者皆山也其山自盱母而來原悠遠而支悠長乃奇秀所會之一勝處也故其鍾而為人多挾智能負幹畧傑出諸鄉久則自質而文蔚然以變爍然以興而文風彬彬矣始而小試郡縣學既多隨所習能中其選繼而秋貢於郡國春貢於禮部則有為本經之首選者如唐君準希易是已然希易常闓師友之講明以古人為己之學具有本末應舉之業不與焉故在他人則以

為吾事已畢在希易則以為吾方自今始其心歘然不敢以其已試之效自足而汲汲焉將窮諸經之旨究諸儒之論覬有所進而未已也然希易又知學非特以自淑亦將以淑人况吾之親族自有可選造之士特患無以帥之而莫之從無以倡之而莫之和無以統之而莫之聚耳非吾之所當任其責乎乃集其宗族之親而議之協衆力鳩衆財即其祖居之傍創為書院規模甚鉅會講有堂肄業有舍休宿有室廊廡之寬門庭之嚴庖

湢之備嘗得朱文公先生所書盱山書院四大字因以為名而揭之萃諸子姪就學其中希易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勵翼之藏修於斯麗澤於斯試功課效於斯規矩森然率履不越葢前乎此之所未有也自是而往明經取青紫特其餘事衮衮而來今方權輿耳希易之從弟希彥來道書院諸友之意請記於予予謂敢不敘述其美然言有若迂而甚切有益者因為諸友發之可乎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

也抑予聞之先儒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時聖賢若彼其多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勝計然曠千百年求一人如顔曾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傳不在於書而古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必有所在矣是以實學之非書也然予謂聖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為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問其書則泛然能舉

其文問其道則茫然莫知其實甚至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滔滔也况讀書非為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為取科第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為貞志者哉且先儒又嘗謂讀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耳如荀曰讀易而悟性命之大原讀書而得帝王之大畧讀詩而能授政之通達讀禮而見禮樂之中和讀春秋而知行事之深切著明則何負於讀書乎此固不可不辨也抑今之以鄉貢而進者曰得舉盍亦思古之鄉

里選舉者以道藝也吾豈容不求進夫道藝之可舉乎以奏名而高者曰及第盍亦思昔有表古今人物者凡九等也吾豈容不希及乎上上之等第乎今志在科名者豈不曰名甲天下之為美也然孔孟之門各有四科文學下矣事君人者非矣未達而在下則顏子甲四科而德行為第一已達而在上則大人甲四科而正已為第一如能試入此科也其高尚有過此者乎由此其選則仁義忠信之天爵既修而公卿大夫之人爵皆將從

之不然則有莘躬耕之野固自有堯舜君民之大業陋巷簞瓢之中又自有四代禮樂之盛典何慊乎哉讀書而聖賢之道如此然後見書之功用實而非虛也徒以一日之長一時之文擢髙科登顯仕而幼之所學曽不見於壯之所行書中經綸之道畧不得其一二以施諸用則非予之所敢知也此學者之法戒也敢述其説以復諸友不知果以為切而不迂乎

鳳山新城記

建昌為郡南挹盱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引玉而流遠來而環於前山如鳳凰昂首而起鼓翅而翹聳立而侍於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郡守雷侯之始至也即振衣山之絕頂四顧而嘆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真若翔于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若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十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

城内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險要不在兹乎今日敵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則争山為據以得山為勝於守地則有山為鎮又因山為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有而置之郛郭之外可乎先為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為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兹非其時乎侯文事既敏武備尤習惟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之速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静而不動聲色董其役

者委前江西路分守李君忠授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正城相聯接上下相綱維內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北曰仰高皆雄偉真千里之保障也又念城非兵孰守當募精卒而別置也戍兵非食孰養當撥官田而別行廩給庶幾區畫咸得其所不至疎漏有遺慮者自厥初規模方定工役將興不敢自專也於是具聞于朝有旨悉從所請賜名曰鳳山寨至此然後長守無疆之計始

無一不周備而凜不可犯屹不可拔可以成安疆之勢矣若夫前乎九里之城素稱堅確姑仍舊貫可也然新城之峻極自據地險舊城在平地東雖有江山而未有池則與無城同不可也侯又有感焉迺度土功迺定界限迺計深廣之數深凡二丈五尺廣凡十丈環繞總計九百餘丈民樂不擾池成無怨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新城巍巍實昉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

有池有不可以缺其一者非為己自衛為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爾苟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決則亦有易揺於異議者或者雖知之而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保恵斯民一念真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盡絶他費專成此務此城池之所以僅克有濟歟

建昌在江西上游固非邊郡可比然試觀江湘近事古未有如此敵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役尚可以為非所急乎此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況侯方以此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己者似此為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為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覬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某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為之識其大畧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

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郡人包某記

君子軒記

君子之名起於誰乎昉於禹而見於書詳於文王周公成王召公而見於易與詩者也至夫子則言之見於曾論者凡六十有五門弟子之言不與焉他經如庸學又不與焉不知厥初之未有此名而以何義起乎天下之至尊且貴者莫如天子之為君是固其勢分然者抑必由其道其德有出類拔萃之實乃足以居是臨下御衆

之名也然性為天地之貴仁為天爵之尊則實人之所同有而非君之所得專者道德莫過於性仁茍有是仁道可尊有是德性可貴則因亦名之曰君故人心謂之天君正以道德尊貴稱非以勢分稱也其身雖卑賤而心之為君有天子不得而臣者若子者男子之通稱世之卑陋猥賤者多皆凡子也其間如有竒偉男子者卓然度越乎衆男子之上而獨可尊可貴焉則是足以君乎衆子而凡子徒可以為其臣僕爾故君子者以成德

名而去仁則無以成名此其名之所從立歟若求其實
則又果何如哉昔子貢子路司馬牛嘗有問而夫子所
以答之者各異雖亦因其人品資器而示之以進修成
就之方然尤可以見其有名必有實名之不可虛居而
實之不可不勉者夫廣郡有貢士曰曾君偲文鋒銳而
膽氣壯者也凡三試春官因上萬言一書獨乞建儲一
大事當上下凜然未敢有言之時乃以一書生慨然不
懼禍福而直言之非其有膽氣之壯乎又非特文鋒之

銳也廣信使君徐公謂禮嘉其志遂以君子名其軒蓋以其為曾氏之子而望其希曾子之言也曾子以托孤寄命大節不奪為君子曾君他日可期以進此一節者歟然天下國家之事凡所當言者義也非為名也若君子之名所當居則君子之實可不勉歟夫君子者亦賢者有善之同名其實則為善不同善無常主得一善則皆可以為君子易之大象凡以歸之君子者五十有四則各一卦一事而亦各一道一德也大象與詩之君子

則皆通上下而言之人君亦君子也若魯論則多自下之學者設而亦有上之人君所可共由者蓋道非一路德非一得隨其所行所得而均可以為君子耳如夫子以子賤南宮适為君子哉若人乃各因就其言行之美而稱之其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則以僅得其四耳又謂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則是其極至者雖其學不厭已聖益聖而未嘗自足也然充而上之君子者亦豈可以易言哉雖然君子者固已出乎眾人之表而亦未

